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五集

漓江出版社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五集

白 夫 编



漓江出版社

(桂) 新登字03号

世界中篇名作选 (五)

白夫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75 插页2 字数317,000

1992年7月第2版 1992年7月第4次印刷

印数: 127951—130 450册

ISBN 7-5407-0938-6/I·664

定价: 7.20元 (平)

9.90元 (精)

编选说明

- 一 《世界中篇名作选》丛书专选外国优秀中篇小说，分集陆续出版，旨在供我国文学创作者研究借鉴，同时也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
- 二 本丛书所指“名作”，既包括已有定评、公认的古典作品，也包括较好的现代和当代作品；既包括名家的代表作，也包括虽非名家而在艺术上确有特色、可资借鉴的作品；既包括曾经介绍而较难查找的旧译，也包括首次介绍的新译。
- 三 文学作品艺术上的长短，常因读者文化素养、艺术爱好和个人性情的不同而看法各异。为了不让读者囿于编者的一己之见，本书拟不附艺术分析文字，而只对每篇作品加一简要的“题注”，或介绍作家，或说明特点，或提供情况，相信读者自能从作品本身获得一定的收益。
- 四 我们深信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又惴惴然于自己的识浅力薄，为此诚恳期待专家的指教、译者的赐稿和读者的批评，力求将丛书越编越好，真正达到既定的宗旨。

目 录

〔俄国〕列·托尔斯泰

伊凡·伊利奇之死 祝孝陶译(1)

〔芬兰〕哀 禾

海尔曼老爷 梅绍武译(58)

〔波兰〕显克维奇

胜利者巴尔代克 施蛰存译(112)

〔匈牙利〕米克沙特

英雄们 海 岑译(175)

〔美国〕詹姆斯

螺丝在拧紧 何 力译(232)

〔美国〕德莱塞

请君入瓮 主 万译(329)

伊凡·伊利奇之死^①

〔俄国〕列·托尔斯泰 著

祝孝陶 译

在法院的大楼里，正在审理麦利文斯基等人的案件。会间休息时法官和检查官们聚集在伊凡·叶戈罗维奇·舍别克的办公室，话题转到了轰动一时的克拉索弗斯基事件上。弗奥多尔·瓦西里叶维奇极为激动，一再证明此事不属法院管辖，然而伊凡·叶戈罗维奇却坚持己见。而彼得·伊凡诺维奇呢，始终没有吭声，只是浏览着刚刚送来的报纸。

“先生们！”彼得·伊凡诺维奇突然说，“伊凡·伊利奇死了。”

“真的吗？”

① 《伊凡·伊利奇之死》(1886)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后期小说。罗曼·罗兰认为它是最激动民众的作品之一。小说的突出成就，在于它以十分冷峻的现实主义手法，成功地刻画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乃至欧洲中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伊凡·伊利奇。这个公务员的一生充满了可怜的空虚，无聊的野心，狭隘的自满，职业方面的烦恼。这样一种灰色的人物和灰色的人生，正是当时那个灰色的阶级和灰色的社会的真实写照。

“就登在这儿，你们看看。”彼得·伊凡诺维奇说着就将散发着油墨味的一期新报纸递给了弗奥多尔·瓦西里叶维奇。

黑框里写着几行字：“普拉斯科维娅·弗奥多罗夫娜·戈洛文娜以沉痛的心情敬告诸位亲友：我亲爱的丈夫，高等法院法官伊凡·伊利奇·戈洛文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辞世。兹订于星期五，中午一时殡葬。”

伊凡·伊利奇是在座的这些先生们的同事，同时也是受到他们爱戴的一个人。他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了。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伊凡·伊利奇的死使人们作出一种猜测：他的位置可能委派阿列克谢叶夫担任，而阿列克谢叶夫的位置则由维尼科夫，或是什塔别利接替。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先生听到伊凡·伊利奇去世的消息以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死对于自己或是熟人在职务的调动和擢升方面有着何种意义。

“我现在大概能得到什塔别利或是维尼科夫的位置了。”弗奥多尔·瓦西里叶维奇自忖着，“这是早已答应过的。这次提升对我来说，除原薪外，可增加八百卢布。”

“现在应该请求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彼得·伊凡诺维奇考虑着，“妻子一定会高兴，再不能说我什么事也不给她的亲戚办了。”

“我早就想到，伊凡·伊利奇好不了了。”彼得·伊凡诺维奇脱口而出，“可怜啊！”

“他到底是什么病？”

“医生们也不能确诊。诊断是做了，可是众说纷纭。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好起来的。”

“自从过节以来我再没去过他那儿，一直是想去的。”

“他有遗产吗？”

“好像有一小笔，在他妻子手里，也没有多少。”

“还是得去一趟。他们住得实在太远了。”

“对您来说是远了。无论谁那里，您都觉得远。”

“我就住在河对岸，所以我不会得到原谅。”彼得·伊凡诺维奇一

边说，一边对着舍别克笑了笑。然后大家说起城市路途的远近，边说着，边走向会议厅。

伊凡·伊利奇之死在每个人心里都引起了一番联想：伊凡·伊利奇死后接踵而来的工作调动和职务上的可能变动；除此以外，老熟人去世，这一事实本身，使听到这消息的所有人像往常一样，产生一种庆幸心理：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你看，是他死了，可不是我。”每一个人这样暗自欣慰，或是这样感觉。老熟人，也就是伊凡·伊利奇的所谓朋友，不由得想到，他们还得去履行一套索然无味的礼仪：参加吊唁。

伊凡·伊利奇最要好的朋友是弗奥多尔·瓦西里叶维奇和彼得·伊凡诺维奇。

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伊凡·伊利奇在法律专科学校的同学，而且他自认受到过死者的关照。

午饭时，彼得·伊凡诺维奇告诉妻子伊凡·伊利奇去世的消息，并且提到内弟有可能调到他这里来。饭后他也没躺下休息一会儿，便穿上燕尾服，动身去伊凡·伊利奇家了。

在伊凡·伊利奇家的大门旁边停着一辆轿式马车，还有两名车夫。过道里，衣架下侧，倚墙放着锦缎的棺材盖子，盖子上边有许多用粉末擦拭得很干净的金银穗子。穿着黑衣服的两位太太正在脱皮大衣，其中一位他认识，她是伊凡·伊利奇的姐姐。另一位他不认识。彼得·伊凡诺维奇的同事什瓦尔茨，正从楼上往下走。他从台阶上看到进来的人以后，就停住了，并且向彼得·伊凡诺维奇使眼色，好像在说：“伊凡·伊利奇处理得不高明。我们可不是这样。”

什瓦尔茨蓄着英国式连鬓胡子的面庞，穿着燕尾服的瘦削身材，显出一副优雅、庄重的神态。这副气派与他一贯活跃的秉性截然相反，因此使人感到特别滑稽。彼得·伊凡诺维奇这样忖量着。

彼得·伊凡诺维奇闪开路，让太太们先走，然后跟在他们后边，慢慢地上楼。什瓦尔茨站在上面，不再下楼。彼得·伊凡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很显然，什瓦尔茨想和他约定今天在什么地方玩牌。太太

们上了楼，朝孀妇走去。什瓦尔茨严肃地紧闭着双唇，挑动双眉，以诙谐的目光暗示彼得·伊凡诺维奇往右，到死者的屋里去。

彼得·伊凡诺维奇像往常那样走进屋，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在这种场合划十字祈祷是不会有问题的。至于说这种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就没有把握了。因此，他采取了折衷的做法：进屋以后，先是划十字祈祷，然后稍微躬身，似乎是在鞠躬。这同时，在不越过双臂和头部动作范围以外，顺势环视了这间屋子：屋里有两名青年人，好像是他的侄子，其中一个是中学生，他一边划十字，一边往外走；老太太站在那里不动；一位太太怪模怪样地高挑着双眉，正在和老太太悄声地说些什么；读《圣经》的人穿着常礼服高声朗读着，精神抖擞，语调紧定，一副不容任何干扰的表情；帮厨工庄稼汉格拉西姆轻盈地从彼得·伊凡诺维奇面前走过，一边走一边往地上撒些什么，见到这情景，彼得·伊凡诺维奇顿时嗅到一股轻微的尸体腐臭味。彼得·伊凡诺维奇最后一次看望伊凡·伊利奇时，在他的书房里见过这个庄稼汉。他担当了助理护士的职务，因此伊凡·伊利奇格外喜欢他。彼得·伊凡诺维奇不断地划十字，并且朝着灵柩、诵《圣经》的人与屋角桌上圣像之间的方向微微地鞠躬。后来，他发觉手已经划了不少十字，于是，暂时把手放下，仔细端详起亡友来。

死者躺在那里，像所有死人那样，显得沉甸甸的，僵硬的四肢几乎陷进棺木的铺垫里；再也挺不起来的头靠在枕头上，也像所有安放在那里的死人一样，蜡黄的额头，凹陷下去的双鬓上有几块秃斑，凸起的鼻子仿佛是安在上嘴唇上的。他的变化很大，自从彼得·伊凡诺维奇上次见过之后，他又瘦了许多。他的脸像所有死人那样，反而好看些，最主要的是，比活着的时候更加俊秀庄重。他脸上的表情告诉人们，一切该做的，都做了，而且做得对。除此而外，在他的表情里还有对活着的人的责难和提醒。这种提醒，在彼得·伊凡诺维奇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至少与他是无关的。彼得·伊凡诺维奇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不痛快，因此就又一次匆忙地划了十字。可是又觉得这动作过于匆忙，不合礼仪，便转身向房门走去。什瓦尔茨在过道的房间

里正等着他。他又开双腿、背着手站在那里，手里摆弄着圆筒帽。彼得·伊凡诺维奇看到快乐的、一贯衣冠楚楚的什瓦尔茨的优美身影，顿时精神倍增。彼得·伊凡诺维奇明白了，什瓦尔茨是超然的，他并没有受到悲哀郁闷气氛的影响。什瓦尔茨的神态表明：吊唁伊凡·伊利奇绝不能成为取消聚会的充足理由，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也不能妨碍今天晚上玩牌。他们仍旧可以打开一副纸牌。这时，仆人将四支新蜡烛摆好。一般讲，没有理由认为，吊唁这件事会妨碍我们今天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什瓦尔茨悄声地向从身旁走过的彼得·伊凡诺维奇讲了这点，并且建议他凑一手，到弗奥多尔·瓦西里叶维奇那里玩。但是，看来彼得·伊凡诺维奇今天晚上没有运气玩牌了。普拉斯科维娅·弗奥多罗夫娜今天穿着黑色丧服，头上披着黑网，她身材不高，肥胖，可是她竭力想装扮得窈窕，其实从肩部往下，仍是越来越宽。她的双眉怪模怪样地往上挑着，如同站在灵柩对面的那个女人一样。她和两位太太从内屋里走出来，领她们向停灵房走去。同时说道：“弥撒就要开始了，请进去吧。”

什瓦尔茨略微点点头，静立着，显然对这一邀请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普拉斯科维娅·弗奥多罗夫娜一眼看见彼得·伊凡诺维奇，叹了口气，走到他身旁，握住他的手说道：“我知道，您是伊凡·伊利奇的真正朋友……”她看了一眼彼得·伊凡诺维奇，等待着他说出相应的答话。彼得·伊凡诺维奇懂得这时应如何做，正如他在死者房子里划十字一样，他应该握住她的手，叹一口气，然后说一句：“请相信我！”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做过之后，他感到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他和她两个人都受了感动。

“弥撒还没有开始，请跟我来。我有话跟您讲。”孀妇说，“请您把手臂伸给我。”

彼得·伊凡诺维奇伸出了手臂，然后两个人就向内室走去。经过什瓦尔茨身旁时，他向彼得·伊凡诺维奇扫兴地眨眨眼。他那调皮的眼神似乎在说：“这简直是跟我们的文特牌过意不去！我们要是找另一个搭子，请你可别见怪。你要是能脱身，五个人一起玩也没什么。”

彼得·伊凡诺维奇又叹了一口气，越发深沉、悲哀，普拉斯科维娅·弗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他们走进客厅。房子用厚厚的玫瑰色印花布帷幔遮起来，灯光昏暗。她坐到沙发上，而彼得·伊凡诺维奇坐到一只软矮凳上。软凳的弹簧已经坏了，彼得·伊凡诺维奇一坐上去，就七扭八歪地塌下去。普拉斯科维娅·弗奥多罗夫娜本想提醒他换一个座位，但是一想到这种提醒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称，也就没开口。彼得·伊凡诺维奇坐在矮凳上，回想起了伊凡·伊利奇布置这间客厅的情景。就是这个红底绿叶的帷幔，他还曾经和自己商量过。普·弗奥多罗夫娜往沙发上坐时，要经过桌子，（这间客厅里的东西，家具总是满满的。）结果黑网上的黑花边被桌角的雕花挂住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微微欠起身子帮她解开。软凳的弹簧摆脱了他的重压，获得了解放，又向上弹了起来，而且顶了他一下。还是孀妇自己解开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又坐了下来，把那反叛的弹簧压了下去。可是她并没有全都解开，于是彼得·伊凡诺维奇重新起身，矮凳的弹簧又开始反抗，甚至扑通响了一声。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孀妇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黑网的插曲与矮凳斗争的一幕，使彼得·伊凡诺维奇情绪冷静下来。他紧锁双眉坐在那里。伊凡·伊利奇的厨师索科洛夫进来了，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他报告说，普·弗奥多罗夫娜吩咐买的墓地要价二百卢布。她止住哭，满面愁苦地望了彼得·伊凡诺维奇一眼，然后用法语说道，她心情非常沉痛。彼得·伊凡诺维奇默默地点点头，表示他十分相信情况确实如此。

“请吸烟吧！”她说了一句，声音开朗，同时又十分悲痛。彼得·伊凡诺维奇抽烟的时候，普·弗奥多罗夫娜与索科洛夫谈着墓地的价钱。彼得·伊凡诺维奇听到她非常详细地询问墓地的各种价格，并且定下了要买的那块墓地。这件事情谈完之后，她又吩咐有关唱诗班的事情，然后索科洛夫才走。

“什么事都得我做。”她对彼得·伊凡诺维奇说道，顺手把桌上的几本相册推到一边。这时她发觉彼得·伊凡诺维奇的烟灰快落到桌面上，她毫不迟疑地推过烟灰缸给彼得·伊凡诺维奇。她说：“如果

由于伤心不能做些实际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恰恰相反，做点事情，即使得不到安慰，总可以散散心，要不脑子里总是他。”她又拿出手帕准备哭，可是突然控制住自己，身子抽动一下，然后开始语气平缓地说了起来。

“我找您是有件事情。”彼得·伊凡诺维奇欠了欠身子。并没有离开弹簧凳，但是身子下面的弹簧立刻动了起来。

“最后几天他太受罪了。”

“受了很大的罪？”彼得·伊凡诺维奇问道。
“啊，简直是不得了！临死前没完没了地喊叫，不是一连几分钟，而是几小时不停地喊。最后三天一直是不停地叫。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忍受过来的。隔着三道门还能听得见。啊！我受的是什么罪啊！”

“难道他头脑一直还清楚？”彼得·伊凡诺维奇问道。

“清楚。”她悄声说，“直到最后一口气都清楚。临死前一刻钟他和我们告别，还让我们把沃洛佳^①领出去。”

虽然彼得·伊凡诺维奇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从而感到不快，可是一想到死者受了许多痛苦，蓦然一阵恐怖使他不寒而栗。因为这是他多么熟悉的一个人啊：他们是孩提时代的小伙伴，然后是同学，到了成人又是同事。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额头，看到了安在上嘴唇上的鼻子，禁不住有些毛骨悚然。

“受了三天三夜的罪之后就死了。要知道，这在我自己身上也是随时随刻可能发生的。现在就有可能发生。”他暗自想着，突然间惊恐万状。但是，一种正常的想法不知不觉地出现了，顿时使他得到解脱：这事发生在伊凡·伊利奇身上，而不是他自己，况且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想，他的情绪不应该这样低沉抑郁，从什瓦尔茨的表情上也可以看出这点。彼得·伊凡诺维奇经过这么一番推论之后平静下来，并且兴致勃勃地询问起伊凡·伊利奇去世前

——
①伊凡·伊利奇的儿子。

的详细情况。仿佛死亡只是伊凡·伊利奇所独有的一种偶然现象，对于他是不会发生的。寡妇详尽地叙述了伊凡·伊利奇肉体上所遭受的极端痛苦（伊凡·伊利奇的痛苦如何刺激了普·弗奥多罗夫娜的神经，正是通过这点，彼得·伊凡诺维奇了解了伊凡·伊利奇临终前的详细情节），这时寡妇认为应该转到正题了。

“啊，彼得·伊凡诺维奇，多么艰难啊！实在太艰难了！太艰难了！”说着便哭了起来。

彼得·伊凡诺维奇叹息着，等她擤鼻涕。她擤完鼻涕，彼得·伊凡诺维奇刚刚说“请相信我……”接着她就滔滔不绝地向彼得·伊凡诺维奇讲起她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情。她以问题的方式提出，怎样才能借她丈夫去世之机从国家得到一笔钱。她佯装向彼得·伊凡诺维奇请教如何能拿到年金。可是他看得出，她连细枝末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比他知道的还详尽。她完全清楚，丈夫去世可以使她从国家捞到多少钱。那么她还想了解什么呢？原来是，她想尽量捞取更多的钱。彼得·伊凡诺维奇绞尽脑汁，想了片刻，就骂起政府太吝啬，这只是出于礼貌；然后又说，看来是不会再多了。这时她叹了一口气，显然她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摆脱这位客人了。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就明白了。他熄灭了烟，起身握了握她的手，于是就朝前厅走去。

餐室里有一座钟。伊凡·伊利奇生前非常喜爱它。这还是从寄卖商行买来的。这时，彼得·伊凡诺维奇遇见了一位牧师，还有几位前来参加葬仪的熟人。他认出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她是伊凡·伊利奇的女儿。她穿一身黑色丧服，纤细的腰身比往常显得更加苗条。她的表情抑郁、坚毅，几乎是愤怒。从她向彼得·伊凡诺维奇鞠躬的样子看，仿佛他有什么过错。她身后站着一位阔绰的青年，他的样子也像是受了委屈。彼得·伊凡诺维奇认识这个人，也有过耳闻。他是法院的预审官，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诺维奇沮丧地向他们还礼，正打算向停灵的房子走去，这时在楼梯下面出现了一个中学生的身影。他是伊凡·伊利奇的儿子，长得极像他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个小伊

凡·伊利奇,就像伊凡·伊利奇上法律专科学校时的那个样子,彼得·伊凡诺维奇至今仍记忆犹新。他的双眼泪痕斑斑,那一副神情,一般在十三四岁单纯的男孩子的眼睛里是不常见到的。他看见了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冷淡地、羞怯地皱起了眉头。彼得·伊凡诺维奇向他点点头,就走进了死者的房间。弥撒开始了;蜡烛、香火伴随着呻吟、眼泪、啜泣。彼得·伊凡诺维奇阴郁地站立着,低头望着脚下。他再也没有看一眼死者,自始至终不让这种悲哀的气氛损耗自己的精力。他是第一批走出房间的。前厅里一个人没有。帮厨工格拉西姆从停灵房间里跑出来,用那双有力的大手在许多皮大衣里翻来翻去,找寻彼得·伊凡诺维奇的大衣,然后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我的伙计?”彼得·伊凡诺维奇说了一句,他是没话找话,“可怜吗?”

“上帝的旨意啊!将来谁都得上那儿啊!”格拉西姆说道,露出了满口密密的洁白的、庄稼汉的大牙。他像是正处在繁忙、紧张的时刻,赶快打开了房门,招呼了车夫,扶彼得·伊凡诺维奇坐上车,又跳回到门廊下,仿佛想起了什么事,还需要他去完成。

彼得·伊凡诺维奇嗅过香火、尸体和石炭酸的气味之后,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觉得格外舒畅。

“请问,到哪儿去?”车夫问了一句。

“现在还不晚,顺便看看弗奥多尔·瓦西里叶维奇。”

于是彼得·伊凡诺维奇乘车出发了。他正巧赶上他们快玩完第一局,所以他插进去五个人一起玩就很方便了。

伊凡·伊利奇的一生可以说是最平淡无奇,同时又是糟糕透顶。伊凡·伊利奇是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卒年四十五岁。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官吏,在彼得堡的许多部、司里供职,一直官运亨通。由于他长期混迹官场,再加上过去一系列的官衔已经得到了无免职之忧

的地位。尽管这类人明显地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他们仍可以得到一些虚设的位置，然而他们能够领到的六千至一万的薪俸却不是虚设的。有了这笔钱，他们可以安稳地活到暮年。

做过三等文官、做过各种虚设机构的虚设官员的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文这是这样一类人。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文有三个儿子。伊凡·伊利奇排行第二。大儿子也和父亲一样，官运亨通，只不过在另外一个部里，而且已经供职多年，快到只领薪俸不做事的年龄了。三儿子在仕宦之途上是个失意者。他曾在许多地方供职，但是都没有前途。目前在铁路部门工作，因此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特别是母亲和嫂嫂，非常嫌弃他，除非万不得已都不愿意承认有他这么个家庭成员。他的妹妹嫁给了男爵格列弗。男爵和自己的岳父是彼得堡同一类型的官吏。伊凡·伊利奇，像人们所说的，是这个“家庭的骄傲”。他不像大哥那样冷淡、拘谨，也不像弟弟那样无所作为。他们是里面的一个适中的人物——天资聪颖、彬彬有礼、活泼可爱。他和弟弟一起在法律专科学校学习，但是弟弟没能毕业，五年级时被开除了。而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了。在学校时的生活和他以后一生的生活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快活、温厚又善于交际的人。不过凡是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他都严格履行。他所认为的职责，正好同权威人士的看法一致。无论在童年时代，还是长大成人，一向不去阿谀奉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倾心于上流社会那些有地位的人，如同苍蝇追逐光亮一样。他已经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掌握了他们对生活的见解，并且同他们结交成了朋友。儿童和青年时期的热忱对他来说已经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他热衷肉欲和虚荣，后来到了最高年级时又热衷起自由主义，不过他是有限度的，一种直觉时时正确地为他规定了这个限度。

在专科学校他干了许多事情。起初他认为这是龌龊行为，因而他一边这样干，一边对自己又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士也如此，也就不再认为自己的行为丑恶了，反而觉得是正当的，完全用不着为回首往事而苦恼，早已将它们抛到九霄云外。

他从十年制的法律专科学校毕业之后，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置装费。他在沙尔麦尔店为自己定做了几件外衣。他的表链上挂着镌有“respite finem”（拉丁文：要考虑到最后）的奖章。向公爵和教导员辞了行，并且在著名饭馆“多农”与同学们举行了告别宴会。于是他带着全是在高级商店定做或买来的时髦手提箱、衣物、外衣、剃刀和化妆用品，还有一条方格毛毯，便启程到一个省里去了。他的父亲设法给他弄到了一个位置，使他做了省长特别事务助理官。到省里不久，他的境况就像在法律专科学校时一样：安逸而愉快。他努力公务，在宦途上颇有长进。同时，他又能愉快而得体地开心寻乐。有时他因公到一些县里去，在那里，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下属，他都保持着自尊。凡是交给他的任务，其中大部分属于分裂派教徒一类的事务，他处理得恰当、稳妥，而且廉洁奉公，以致连他自己也洋洋得意。

尽管他年轻，又有寻花问柳的嗜好，然而在办理公务上却是格外审慎、拘谨，甚至严厉；但在社交方面，他却活跃、机智，总是那么温文尔雅。特别是与省长及省长夫人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他们亲昵地管他叫做“好孩子”。

省里的一位贵妇人极为主动地追求这位潇洒的法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之间关系暧昧。另外他还跟一个时装女裁缝也混在一起。他和一群新来的副官们一起饮酒作乐，晚饭后还到一些烟花巷里去鬼混。他巴结自己的上司，甚至他的妻子，以求欢心。但是他干的这些事情都具有正人君子的高雅风度，叫人抓不住把柄。所有这一切可以用一句法国格言来概括：“这是青年人必不可免的。”他满口的法国词藻，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却干着这种勾当。最主要的倒是，这是发生在上流社会，因此有身份的人还表示赞许。

伊凡·伊利奇就这样服务了五年。后来他的职务有了变动。司法部门成立了一些新机构，需要一批新的人手。

伊凡·伊利奇就成了这样一个新人物。他被任命为地方预审官，不过是在另一个省份。这样他就需要舍弃已建立起来的一切关系，去

重新创业。尽管如此，他仍接受了任命。朋友们为他饯行，集体留影，还送给他一个银质香烟盒，然后他就出发赴任了。

作为预审官的伊凡·伊利奇和当省长特别事务助理官一样，还是那样彬彬有礼，举止不凡。他善于区别对待公务和个人生活，结果博得了一致的尊崇。至于预审官这一职务本身，比起过去的职务，对伊凡·伊利奇来说，兴趣要大得多，着迷得多。过去，他当省长特别事务助理官时，感到愉快的是，身穿沙尔麦尔店缝制的制服，在战战兢兢等待接见的那些人和下属面前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径直进到省长的办公室里，并且还能一起喝茶吸烟。然而，直接受他管辖的人却是很少的。当派他去执行任务时，就有这样一些人，像县警察局长、分裂派教徒在他手下。可是他对待他们总是谦恭和蔼，甚至可以说，他对下属是不分彼此。同时他也有意地让他们感觉到，虽然完全可以压制下属，可是他对待他们总是友好的，随和的。就是这样，当时在他手下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可是现在呢，真是今非昔比。他当了预审官。他感到大权在握，所有人都在内，就连最主要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也毫无例外，都得受他控制。只要他找一个岔子，加上某些话，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也得作为被告或是证人被带到他面前。如果他不愿意让他们坐下的话，他们也只得站着回答他的质询。伊凡·伊利奇从来不滥用自己的权力，恰恰相反，在使用权力时，他尽量表现得缓和一些；他之所以觉得新职务更有兴趣，更有吸引力，主要在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份权力，同时还可以如此灵活地使用它。至于职务本身，也就是预审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一套方法：凡是与法律无关的情节都去掉，而把一切最复杂的事物只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达出来，根据这一公式，只记录客观文句，其中绝不掺杂个人的观点，最主要的是，遵守一切规定的格式。预审工作当时还是一个没人干过的新事物，而伊凡·伊利奇则属于第一批用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一八六四年新法典做补充规定的人物之一。

伊凡·伊利奇到了新地方就任司法预审官之后，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新的关系，重新为自己做了一番安排，但多少改变了一